

西班牙

葡萄酒

F. Allan Poe 原著
姚樂文 譯

福特納老是欺負我，每次我都是逆來順受的。但是當他開始叫我懦夫而譏笑我的時候，我發誓一定要報仇。看官不要對我的如此說感到驚奇，我絕對會實現諾言的，但是我要十分小心地進行。

我儘量使他不懷疑我，見了他仍然面露笑容，使他不能看穿現在我的微笑却是對他有所圖謀！

福特納看起來是十分強壯，可是胆子却很小。他對自己鑑賞酒的能力引以自豪。在這一方面我和他非常相似，我能分辨出任何的一種陳酒，假如我看到了它們我會不惜任何代價將它們買到手。

在嘉年季節的一天傍晚，我在路上遇到了他。他比往常更親熱地跟我攀談——顯然是喝多了。他穿了一身花花綠綠的衣服，頭上戴的帽子還掛了鈴鐺，一副參加嘉年舞會的打扮。我是那麼「高興」地見到了他，差一點忘了停止握他的手。

我對他說：「親愛的福特納，真高興能見到你。啊！對了我弄到了一桶據稱是 Amontillado 的酒，但是我却懷疑它是假貨。」

他聽了顯然很激動：「什麼？Amontillado！一大桶！不！不！絕對不可能！尤其是這種嘉年季節，更是不可能的事！」

我說：「所以我才起疑心。我笨得沒有找你商量就付了所有的錢——我一直沒能找到你。」

「Amontillado！」他喃喃地說。

「我疑心它是假貨，我一定要找出真相。」我用話激他「Amontillado！」還在唸——

我說：「我看你正要去參加嘉年舞會，不便打擾你。我要去找路却里，他實在是唯一懂得酒的人。」

「路却里絕不會分辨酒！」他大聲說。

「但是有些傢伙說他的功力和你相差不多。」

「來，讓我們走！」他拉著我就走。

「噢！到那兒去？」

「到你的地窖去。」

我故意裝作很震驚的樣子，說：「不！不！你要去參加舞會，不該麻煩你。而且我看你氣色不大好；我的地窖裡很冷，恐怕你會吃不消的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走吧！我的身體支持得住。哼！Amontillado！一定是有人大大地捉弄了你一番。像路却里這種人

哪，跟本沒有辦法分辨出來的，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提起我的臂膀，把他參加舞會的面具戴在我的頭上，拉好我的外衣，緊靠著我。我只好答應他趕快到我的地窖去。

家裡一個僕人都不在，我告訴他們我在明天早晨前不會回來，並且命令他們不准離開——我曉得這些話就夠讓他們溜出去玩樂的了。

我從牆上取下兩台蠟燭，一台交給福特納。我領著他穿過許多房間，走到了通往地窖的入口。關照他小心跟著我之

後，我帶著他走了下去。我們走完了石級，正是站在以前摩萊色家族最後安息的地方東邊的角落上。

福特納看起來站得不穩，大概是因爲酒喝得太多了吧。我聽到他帽上的鈴鐺直響！

「那一桶酒呢？」他四處張望著。

我說：「在很前面哪！」他的眼睛充滿血絲，我對他說：「我看你氣色實在很不好，我得顧慮到你的健康。你很有錢，你很可愛，你很幸福，和我以前一樣。我看我們還是回轉罷！還有路却里可以……」

他趕忙說：「一點事也沒有，這一點小小的毛病又不會死掉，有什麼關係？」

我只好說：「這倒是實在的，但是你要格外地小心才是。」我就近拿起一瓶酒，敲斷了瓶頸遞給他：「喝吧！它會使你暖和。」

他把酒瓶湊到唇邊，迷著眼睨視著我：「祝我早日升天堂！」

我也說：「祝你壽比南山！」我們繼續向前走。

他說：「這個地窖相當大啊！」

「摩萊色家族原來是一個很大很有錢的家族。」

酒使我們感到溫暖。我看到他的眼睛開始有了精神，從他帽上鈴鐺的響聲也可以聽出來。我們走進地窖的深處，經過了堆滿骸骨和酒桶的甬道，水一滴滴地從上面滴下來。

我再度停了下來：「我們走到河床的下面了，這個水滴冷得像蝕進了骨頭裡一樣——還是回去吧！你的身體……」

他搖搖頭說：「繼續走吧！讓我們先喝一瓶酒再說。」我又敲斷了另外一瓶酒的瓶頸，他馬上將它喝乾，笑了

起來。

我們又向地窖深處走去，終於到了最裡面的地窖。蠟燭在渾濁的空氣裡變得很微弱，而且像是要熄滅的樣子。

在這地窖的最裡處現出了一間小房間，牆邊堆滿了骸骨。部份的骸骨已經被人扒開了一條小路，看進去可以看到前面還有一間小屋。裡面非常的黑暗，我們帶的蠟燭根本不能照亮它。

我對他說：「向前走吧，那桶就在那兒。我本來要請路却里……」

「他知道什麼？」說著他就跨了進去，我跟在後面。

不久，他已經走到盡頭——這間屋子只有四尺見方。他發現自己不能前進了，站在那兒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他實在是萬分驚訝地和我打架，在一分鐘以內，我很容易地制服了他，而且用一根鐵鍊將他栓在牆角。我慢慢地退了回來。

我很得意地對他說：「我一再請你回去，你說不？！那麼我就把你留在這裡！」

「Amorillado！」他大叫——他到現在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！

「對，就是Amorillado！」

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正在骸骨堆裡忙碌著。我扒開這些骸骨，找出以前放在那兒的工具——我要把這間小屋堵起來。

開始工作了不久，我就發現福特納已經失去了酒給他的溫暖。一種低沉的叫聲從他的口裡發出——這不像是一個喝了很多酒的人所叫的聲音。跟著來的是一段長時間的寂靜。我繼續工作，然後我聽到了鐵鍊搖動的聲音。這聲音延續了數分鐘之久，聽了使我很愉快，我停下工作坐在（下轉22頁）

意義，還是爲自己的國家立下百年大計有意義！

日本有兩個物理學家得諾貝爾獎金的，華人也有兩個。兩者的意義却全然不同：日本的二位都在本國研究獲致成就，華人的兩個却都是美國籍的。他們的獲獎，至多只表示中國人的智力不差，如何能爲國爭先？我敢說，若我們仍維持目前的情形，多少的中國天才會給埋沒！甚至諾貝爾獎金也將還是人家的天下。

前些日子，翻閱 Life 雜誌社出的一本書，名爲 The World We Live In，頭一篇是述地球的生成，美麗的圖片立刻吸引住了我。以後所介紹的動物、植物、氣象、地質、天文等簡直美不勝收，而且有名家的撰文敘述。我以前從未想到我們住的世界是這樣壯麗。這本書可譽爲科學、藝術、及人類想像力，理解力的大結晶。

我們學的是物理，物理的世界的確令人嚮往。但是遺憾的是在我們能夠解釋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現象之外，我們僅能憑想像與實驗來瞭解人所不能及事物。高能物理學家一天到晚虛做些看不見的遊戲，天文物理學家只做些對夠不着的東西的觀察。有一天，人類會登陸月球，但這對對整個宇宙的瞭解增進不了多少。到火星的旅行需時四年，希望渺茫極了。

在這樣情形之下探求宇宙奧秘，則我們除了在對看不見夠不着的現象作進一步的追索之外，夠得着的事物必須要求認識瞭解。動物植物之中有多少奇妙！並不亞於物理。

現代的科學發達，學問的研究益是專精。於是研究這一行的往往會忽略了他，這是很值得遺憾的事。人類研究學問就是爲要探求自然的奧秘，現在反而鑽進牛角尖，豈不可悲！所以我們除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外，應該多抽取其他學域的精華。何況物理是科學之基，學過物理的必然容易接受其他科學知識，你豈放過這個機會？

（上接30頁）

骸骨上靜靜地欣賞。最後，又安靜了下來，我才繼續進行工作。牆愈堵愈高，我將燭光抬高向裡面照照，想看看裡面的情形。

很大的吼聲突然地從他的口中發出，一聲接着一聲，好像要把我丟回去一樣。我嚇了一大跳，把手放在石壁上，感到了岩石的堅硬，於是我用更大的吼聲回敬他，他又安靜了。現在已經是半夜了，我的工作也將近完成的階段了。正要把最後一塊大岩石堆上去的時候，裡面傳來一陣淒厲的笑聲，使我毛骨悚然。接着傳來一陣幾乎令我不相信是出自福特納口中的聲音：

「我們應該爲我們的酒大笑。」

「是 Amontillado 嗎？」我說，聲音是顫抖的。

他又笑了：「讓我們上天堂吧！」

「嗯，讓我們上天堂。」我說。

「爲了上帝的愛！」

「是的，爲了上帝的愛！」

這句話沒有得到回答，我大聲叫——

「福特納！」

沒有回音。再叫——

「福特納！」

還是一片寂靜。我將蠟燭光照進去，只有鈴鐺的聲音回答我。我的心臟感到不舒服了。這顯然是地窖裡的寒氣在作祟。我匆忙地結束我的工作，將最後一塊石頭堆好。我在這堵新牆上堆滿骸骨，使它像是很久沒有動過的樣子。這個地方已經有半世紀沒有人類的手摸過了，讓它還是安靜地躺在这兒吧！